

九百万人的选票

一个小国的大选，为什么能牵动整个世界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一个小国的大选，为什么能牵动整个世界

每隔一两年，世界上就会有一整个晚上，属于一个很小的国家。

当以色列的选民走进投票站，华盛顿、德黑兰、利雅得、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会熬夜等计票，纽约的基金经理会盯着数字调仓，从雅加达到伦敦的街头准备好了为结果或欢呼或愤怒。一个不到一千万人口、面积和北京差不多的国家，它的内部选举，凭什么牵动整个世界？

这本书想讲清楚的，就是这一件事——而且只讲这一件事。

我们不打算做一本"以色列政治百科"。政党的名字、谁和谁结盟、这次谁赢了，都是新闻，过几个月就旧了。我们要找的是更耐放的东西：**机制**。为什么一次本该很"内政"的投票，会被放大成全球的连锁反应？这套"放大"到底是怎么一根线一根线接起来的？

所以，请你先放下记政党名字的念头，换一个画面——

想象一只很普通的麦克风，本身声音很小，却被接到了一套巨大的音响系统上：几十个超大功率的喇叭，摆满一座能坐十万人的体育场。这时候，哪怕你只是在麦克风前轻轻咳嗽一声，整座体育场都会被震得嗡嗡作响。

以色列的大选，就是那只小麦克风。它本身的"音量"并不大。真正的秘密，全在于它背后那套大得离谱、而且彼此串台的音响——是什么，把一声本地的咳嗽，放大成了全世界都听得见的轰鸣。

这本书做的，就是绕到音响背后，把那一团看似杂乱的电线，一根一根理清楚、贴上标签：最里面是一台几乎注定卡死的选举机器，往外是一个甩不掉的邻居问题，再往外是美国、火圈、耶路撒冷三条通向全球的线路，还塞着一个人，和一台安静到你察觉不到的资本与科技放大器。

理清之后你会发现，所谓"小国牵动世界"，既不神秘、也不偶然。读完最后一章，愿你手里多的不是一堆名字和日期，而是一副新眼镜——能看懂下一次以色列大选，会从哪几个喇叭里，传出多远的声音。

翻开第一章，我们先去看那只麦克风，和它背后第一层放大器。

第一章·小麦克风，大音响

先做一道算术题。

全世界大约有两百个国家。以色列的人口不到一千万（约九百七十万），差不多是一座南京，还不到上海的一半；它的国土面积约两万多平方公里，和北京市差不多、略大一圈，开车从最北到最南的红海边，一天就能穿透。按人口排，它在全球一百名开外；按面积排，更靠后。

可是每隔一两年，当这个小国的选民走进投票站，CNN、BBC、半岛电视台会同时架起直播；华盛顿、德黑兰、利雅得、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会熬夜等计票；纽约的对冲基金经理会盯着开票数字调整仓位；连梵蒂冈都在意谁会上台。

这就怪了。一个小国的内部选举，凭什么牵动整个世界？这本书想讲清楚的，就是这一件事。

一个关于麦克风的类比

我们先别碰政党名字、席位数字、总理是谁——那些后面有的是。先把握住一个画面。

想象一只很普通的麦克风，本身声音很小，离一米远就听不清。但它被接到了一套巨大的音响系统上：十几个超大功率的喇叭，分布在一座能坐十万人的体育场里。现在，哪怕你只是在麦克风前轻轻咳嗽一声，整座体育场都会被这声咳嗽震得嗡嗡响。

以色列的大选，就是那只小麦克风。它本身的"音量"——九百多万人选出一个一百二十人的议会——确实不大。真正的秘密，在于它被接到了一套多么夸张的"音响系统"上。

大白话

所以这本书的主角，其实不是以色列这只麦克风有多响，而是它背后那套**放大器**——是什么东西，把一次本该很"内政"的投票，放大成了全球的连锁反应。

放大器不是一个，是好几个叠在一起

如果只有一层放大，事情还好理解。麻烦在于，以色列这只麦克风，同时被接在好几套独立的音响上，而且它们互相串台。我们会一层一层拆开，这里先给你一张全景，让你知道后面要走的路。

第一层：一个制造僵局的选举机器

以色列用的是一种很“纯”的比例代表制——简单说，就是一个党全国拿到百分之多少的票，就在议会分到百分之多少的席位，不划选区。这种制度有个几乎必然的后果：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单独过半，谁想执政都得拉一群小党拼成联合政府，也就是几个党凑够席位、合伙组阁当家。

于是最小的那几个党，反而握着决定谁上台的开关。这台机器天生就容易卡死——四年里连着选了五次，不是偶然，是设计使然。这是第二、三章的事。

第二层：一个甩不掉的邻居问题

以色列脚下这块地，另一群人——巴勒斯坦人——也认它是家。要不要占领、要不要定居点、是分成两个国家还是搅成一个，这个问题七十多年没解开。每一次大选选出来的政府，几乎立刻就决定了隔壁是打仗还是停火。一次投票，一端连着选票，另一端连着炮弹。这是第五章。

第三层：三套往外传导的全球线路

真正把声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是三条外接线路，后面各有一章：

- **美国**——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军援、一个绕不开的院外游说、几千万把以色列政治当成自家事的美国选民。以色列的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早就接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回路。
- **周边的“火圈”**——伊朗、真主党、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围成一圈。一次组阁的结果，可能把整个地区推向新一轮战争，也可能推向历史性的和解。油价会替全世界感受到这一下。
- **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背后站着二十多亿信徒。谁管辖它、动没动圣殿山，一个看似“市政”级别的决定，能在一个下午点燃半个地球。

还有一个人，和一台安静的机器

这套系统里还塞着两个特别的放大器。一个是人：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在任最久的总理，同时是一名被告。他个人的法律存亡，怎么变成了整个国家反复选举的引擎，是第九章。另一个是钱和技术：这个小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科技与军工出口方，铁穹、无人机、让各国情报机构又爱又怕的间谍软件都出自这里；政局一抖，全球的资本和安全都会跟着抖一下。这是第十一章。

这本书要回答的那一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串起来，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反复出现，请你读的时候一直带着它：

为什么一个九百多万人口的小国，一次内部选举，能同时拨动宗教、大国同盟、地区战争与全球经济这么多根弦？放大器到底是怎么接起来的？

注意这个问法：我们不太关心“这次谁赢了”——那是新闻的事，过几个月就旧了。我们关心的是**机制**：为什么是这样接的，换一种接法会怎样。机制比结果耐放。等你读完最后一章，再回头看任何一条关于以色列大选的新闻，应该都能大致猜到：这一声咳嗽，会从哪几个喇叭里传出去，传多远。

大白话

一句话记住这一章：以色列大选的影响力，不在于这个国家有多大，而在于它恰好站在好几套全球系统的交汇点上，成了一个被反复接上放大器的开关。

好，画面立住了。下一章，我们先去拆最里面那一层——那台几乎注定会卡死的选举机器。你会看到，很多看起来是“以色列人太爱吵架”的现象，其实是制度算出来的。

第二章·没人能赢的选举

上一章说，以色列这只小麦克风被接在好几层放大器上。现在我们从最里面那一层开始拆——选举制度本身。

先立一个可能反直觉的结论：以色列政坛看起来总是乱、总在吵、总在重新选举，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格外爱吵架**，而是他们选议会的那套算法，几乎必然算出一个谁也压不住谁的局面。制度是因，吵闹是果。这一章就讲清楚这套算法为什么会这样。

先看别人家怎么选，再看以色列

世界上选议会大体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把全国切成很多块（选区），每块选一个代表，谁在这块票最多谁就赢，其余的票作废。英国、美国的众议院大致是这个路子，叫单一选区多数制——一个区只留一个赢家，输的人哪怕拿了百分之四十九的票也颗粒无收。这种制度的副作用是：小党很难活，最后往往剩下两个大党轮流坐庄。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能单独说了算的多数。

第二种，不切区，看全国。一个党在全国拿到百分之多少的选票，就在议会里分到百分之多少的席位。这叫比例代表制——字面意思就是"按比例分"。它的好处是公平：你这派有百分之八的人支持，议会里就该有百分之八的声音。副作用我们马上会看到。

以色列用的是比例代表制里最"纯"的一种：**全国就是一个大选区，不切块**。你投的不是某个人、某个区，而是一整张党派名单。

大白话

打个比方。单一选区制像把蛋糕切成很多小块，每块只许一个人整块端走；比例代表制则是一整块大蛋糕，按谁家人头多少，精确地分给每一派。以色列用的是后者，而且是"一整块、不切、按比例分到底"的极致版本。

一百二十把椅子，和那道 3.25% 的门槛

以色列的议会叫议会（Knesset，克奈塞特），一共一百二十个席位——这个数字来自古代耶路撒冷"大议会"的一百二十名成员，沿用至今。选举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百二十把椅子，按各党的得票比例分下去。

算起来很简单：一百二十把椅子，百分之百的票。那么大约每拿到总票数的百分之零点八三（也就是 $1 \div 120$ ），就够换一把椅子。一个党拿到百分之十的票，大致能分到十二把椅子。

但有一道坎：一个党全国得票得先迈过 3.25% 的门槛——拿不到这个比例，哪怕只差一点点，你的所有选票一张不算，一把椅子都分不到。这道门槛 2014 年才从百分之二提到现在这个数，本意是想减少小党、让政坛清爽些。

结果却催生了一门独特的"手艺"：到了选举季，立场相近的小党会合并成一张联合名单，先一起跨过门槛，别让宝贵的选票打了水漂。阿拉伯裔政党、极右政党都干过这种"抱团过坎"的事。门槛没把小党消灭，反倒逼它们学会了组队。

关键的一步：为什么没人能单独过半

现在到了全书里最该记住的一个数字：**61**。

一百二十把椅子，谁想组建政府、让自己当总理，就得掌握其中至少六十一把——也就是刚过半。这是硬线，少一把都不算数。

问题来了：在一个"按比例精确切分、还不切选区"的制度下，一个党想自己就拿到六十一把椅子，意味着它得在全国拿到超过一半的选票。而以色列社会（下一章会细讲）被切成了世俗派、宗教派、不同族群、左和右好多块，没有哪一派能占到全国一半。

于是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以色列建国七十多年、选了二十多届议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单独拿到过六十一席**。历史最高纪录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工党领衔的一张联合名单拿到五十六席，离过半还差五把椅子——注意，那还是几个党凑在一张名单上的成绩，单独一个党从没摸到过这个数。一次都没成功过，这不是运气差，是制度的数学决定的——比例代表制越纯，票越被摊薄到各派，单独过半就越接近不可能。

换句话说：这套制度的设计，**从出厂那天起就不打算让任何一个党单独说了算**。它更在乎"每一派都有声音"，代价就是"没有一派能独自做主"。

所以，只能拼

既然没人能单独凑够六十一席，那想执政怎么办？只有一条路：**拉别的党一起凑**。

比如甲党拿了三十二席，不够；它去找拿了二十席的乙党、拿了十席的丙党，三家谈妥合伙，加起来六十二席，过半了，于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几个党合伙执政、按谈好的条件分配部长职位和政策。这就是以色列（以及很多比例代表制国家）几乎每届政府的真实形态：不是一个党的政府，而是一个**谈出来的联盟**。

选举当天晚上，计票结束，故事其实才刚开始。真正决定谁当总理的，不是哪个党票最多，而是接下来几个星期里，谁能把六十一席这块拼图拼起来。总统会把"组阁"的任务先交给他认为最有希望拼成的那个人，给他几个星期时间去谈；谈不成，就换人、甚至重新选举。

在以色列，赢得选举和赢得权力是两件事。你可能票数第一，却因为拼不出六十一席而当不了总理；你也可能只是老三，却因为左右逢源、谁都缺你这一票，而捞到巨大的筹码。

这就埋下了全书第一个大伏笔：当执政必须靠"拼"，而拼又卡在六十一这条线上时，**那些手里只有几席、却刚好能让你凑够或凑不够过半的小党，就成了真正掌握开关的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以色列会在短短四年里连选了五次——不是选民善变，是这台机器一次又一次地拼不出稳定的六十一席，只好推倒重来。下一章，我们就去看这些手握开关的小党，看它们如何用几把椅子，换到远超席位数的权力。

第三章·决定谁当家的，往往是最小的党

上一章留了个伏笔：当执政必须靠拼凑六十一席时，那几个只有几把椅子、却刚好能让你凑够或凑不够过半的小党，就成了真正握着开关的人。这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开关有多重，以及它怎么把这个国家卡进了"四年选五次"的死循环。

一把椅子，不等于一把椅子

先破除一个直觉。你可能以为，一个党拿十席，权力就该是拿五席的两倍——椅子是均匀的嘛。错。在联合政府的算术里，**一把椅子值多少，取决于它是不是那把"压垮或扶起过半线"的椅子。**

举个极简的例子。假设大党甲拿了五十六席，差五席过半。现在有两个小党：乙党六席，丙党五席。甲要么拉乙、要么拉丙，都能凑过六十一。这时候乙和丙就可以开价了——"你想要我这几席？行，先答应我几个条件。"它们手里这几席，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几席"本身，因为没有它们，甲一事无成。

大白话

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少票，而在于**缺了你，过半线拼不拼得起来**。一个只有五席的小党，只要它正好卡在过半线的边缘，就能要挟一个五十多席的大党。这叫"关键少数"——人少，但位置致命。

谁在当这个关键少数

以色列的关键少数，长年主要是两类小党，它们开的价很不一样，但都极其"刚性"——不是政策微调，而是触及身份认同的硬要求。

第一类：极端正统派宗教政党

以色列有一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哈瑞迪）——最严格遵守宗教戒律、男性许多人一生以研读宗教经典为业、刻意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的群体。代表他们的政党（如沙斯党、

联合托拉犹太教）常年手握十几席，几十年来是几乎所有右翼政府的必选搭档。

它们开的价很具体，而且年年要：让全职读经的宗教学校学生**免服兵役**（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这是最刺痛世俗派的一条）、大笔补贴宗教学校和宗教机构、安息日限制公共交通和营业。换席位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要求写进组阁协议。一个总理想上台，就得先在这些条款上让步。

第二类：极右与定居点政党

另一类是立场极硬的民族宗教派、定居点政党（如"宗教锡安主义党"、本-格维尔的"犹太力量党"）。它们的价码在另一个方向：扩建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以色列公民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居民点）、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甚至谋求吞并部分土地。

这些要求每一条都直接通向第五章要讲的"邻居问题"，也直接通向后面几章的全球连锁——这正是"内政小党的开价"如何一路传导到世界的第一个接口。

两个阵营，谁也压不过谁

进入二〇一〇年代后期，以色列政坛慢慢被一个问题劈成了两半，而这个问题不是左右、不是宗教，而是一个人：**要不要让内塔尼亚胡继续当总理**（他是谁、为什么能把全国劈成两半，留到第九章）。

于是形成了两个阵营（bloc，政治集团）——一群愿意跟内塔尼亚胡组阁的党，和一群"除了他谁都行"的党。偏偏这两个阵营旗鼓相当，每次选完，两边都够不着六十一席。谁也拼不出过半，谁也不肯把椅子借给对面。

当整个政坛被钉死在一道几乎五五开的裂缝上，选举就不再是"选出一个赢家"，而变成了反复测量这道裂缝——每次测，都差那么一两席。

四年五次：死循环是怎么转起来的

这就解释了一个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实：**从 2019 年到 2022 年，不到四年，以色列连着举行了五次全国大选**。把这个死循环看懂，你就看懂了这台机器的脾气。

第一次卡壳特别典型。2019 年 4 月选完，内塔尼亚胡的阵营拿到了六十席，只差一席。有个叫利伯曼的小党党魁，手里五席，本来投过去就能凑够六十一。但利伯曼开了个价：必须通过一部让哈瑞迪青年真正服兵役的法案。哈瑞迪政党死活不干——那是它们的底线。两个搭档的硬要求迎头相撞，内塔尼亚胡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结果六十一席就是拼不起来。

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被授权组阁的人，在限期内没能组成政府。按规矩，议会只好解散、重新选举。于是有了 2019 年 9 月的第二次、2020 年 3 月的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剧本：两个阵营差一两席，某个关键少数的刚性要求谈不拢，拼图差最后一块，推倒重来。

大白话

看明白了吗：四年五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反复无常，而是"纯比例代表制"（上一章）加上"政坛被劈成势均力敌的两半"（这一章），让那几个握着开关的小党，**既有能力、也有动机**反复掀桌。制度给了它们否决权，僵局给了它们用武之地。

小到不能再小，却能当上总理

死循环里偶尔也会短暂接通，而接通的方式，更把"关键少数"的荒诞推到了极致。

2021 年，"除了内塔尼亚胡谁都行"的那一边，终于勉强拼出了六十一席。代价是什么？一个只有七席的小党党魁贝内特，当上了总理——他的党在议会里连前几名都排不上，却因为"没有他这几席就拼不成"，坐上了最高位子。更破天荒的是，这个联盟里还第一次纳入了一个独立的阿拉伯裔政党（手握四席），它同样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一个七席的人当总理，一个四席的党决定政府生死——这不是故事会，这是比例代表制 + 僵局算术算出的真实结果。

到这里，最里面那层放大器已经拆清楚了：**选举制度制造出没人能单独过半的局面，僵局把权力塞进最小的几只手里，而这几只手的刚性要求，决定了政府在宗教、在定居点、在战争与和平上往哪偏。**可这些手为什么偏偏抓着那些要求不放？那就得去看选票背后的人了——下一章，我们走进以色列这"一个国家里的好几个民族"。

第四章 · 一个国家里的好几个民族

前三章我们一直在讲机器：比例代表制怎么制造僵局，僵局怎么把权力塞进小党手里。但机器处理的原料是选票，选票背后是人。这一章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社会被切成了这么多块，没有哪一派能占到一半？以及，一个你从新闻里感觉得到、却说不清缘由的趋势——这个国家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在往右走？

一个国家，几个部落

2015 年，时任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他说以色列正在变成"四个部落"的国家——不是四个党派，而是四群从小上不同学校、读不同课本、住不同社区、过不同节奏的人。借用他的框架，再补上几条，我们把这张地图画出来。

世俗派犹太人

人数最多的一块，约占全国犹太人的一半。他们过现代世俗生活，上班、服兵役、周末去海滩，宗教对他们更像文化传统而非生活戒律。特拉维夫是他们的象征城市。长期以来，以色列的经济、军队、科技、媒体主要由这群人撑着。

民族宗教派

一群把宗教信仰和犹太民族主义紧紧绑在一起的人，约占一成多。他们既服兵役、也进大学，但坚信这块土地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因此在约旦河西岸建定居点的，很大比例是这群人。他们是上一章说的极右政党的选票基本盘。

极端正统派（哈瑞迪）

就是第三章出场的那群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成三，而且**增长最快**。记住这个"最快"，它是后面整个趋势的发动机。

阿拉伯裔公民

这是常被外界忽略的一块：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近两百万人，是 1948 年建国后留在以色列境内、拿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后代，多数是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和德鲁兹人。他们是以色列公民，有投票权，却长期处在身份的尴尬里——国家定义自己是"犹太国家"，而他们不是犹太人。

大白话

先消化这张地图最反直觉的一点：阿拉伯裔公民占了全国五分之一，哈瑞迪占一成三还在猛涨。也就是说，光这两块就逼近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他们和"世俗派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对国家的想象，几乎是两套。没有哪一派能占一半——不是政治算计，是人口的事实。

部落里面还分血统

如果只有这四块还好办。偏偏犹太人内部，又按祖上来自哪里分成几支，而这几支的政治倾向差别很大。

-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祖上来自欧洲（德国、东欧、俄罗斯一带）的犹太人。建国初期的精英、工党的老班底，多出自这一支。
- 米兹拉希犹太人——祖上来自中东和北非（伊拉克、摩洛哥、也门等）的犹太人。建国初期他们来到以色列时，常被欧洲裔精英当成"二等公民"，积累了几十年的被轻视感。这份委屈后来变成了政治能量：他们大批转向右翼，是利库德集团和米兹拉希宗教政党沙斯党长盛不衰的根。
- **俄语移民**——1990 年前后苏联解体，上百万犹太人涌入以色列，一下子给人口加了约一成五。他们大多世俗、却在安全问题上极其强硬，是利伯曼那类"世俗右翼"政党的票仓。

把这些叠起来，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议会里总是挤着那么多党：它不是一个社会在选代表，而是好几个几乎平行的社会，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言人，再到一百二十把椅子的房间里讨价还价。

关键机制：这个国家为什么一直在右移

现在讲这一章最重要的因果。过去三四十年，以色列政治有一个清晰的长期趋势：**整体向右**——曾经长期执政的工党左翼几乎塌缩，右翼成了默认底色。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大家被战争吓得越来越鹰派”。安全焦虑确实有份，但有一台更安静、更根本的发动机，叫**人口**。

道理不复杂。偏右、偏宗教的群体——哈瑞迪、民族宗教派——**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远高于世俗派。哈瑞迪家庭平均生六七个孩子是常态，而世俗派接近发达国家的两个左右。这意味着什么？

就算没有一个人改变立场，仅仅因为偏宗教、偏右的家庭孩子生得多，一代一代下来，投右翼票的选民占比也会自动越来越大。这是一场用摇篮打的选举。

再叠加米兹拉希的右倾、俄语移民的强硬，天平就被持续、单向地压向右边。左翼不是输掉了某一场辩论，而是在输掉**人口结构**这场慢动作的比赛。

大白话

所以第三章那个问题——极右和宗教小党的刚性要求为什么越来越拿得出手、越来越不能不理？——答案在这里：它们背后的人群在变多。人口的缓慢潮水，正在一点点抬高这些小党的议价地位。制度把权力交给关键少数，人口则在持续加厚这些“少数”的分量。

这张地图，为什么是全球问题的起点

收个尾，把这一章接回全书的主线。这张被切碎的部落地图，决定了三件会一路放大到世界的事：

1. 没有哪一派能过半 → 永远是联合政府 → 永远有关键少数 → 政策被最刚性的那几个要求牵着走（第二、三章）。
2. 人口持续右移 → 定居点、强硬安全政策越来越成为主流选项 → 直接通向“邻居问题”和地区火圈（第五、七章）。
3. 国家越来越强调“犹太国家”的属性 → 阿拉伯裔公民的位置越来越敏感，耶路撒冷的归属越来越不容让步 → 通向第八章那个能点燃全球的圣地问题。

换句话说，世界之所以要盯着以色列的选票，第一个原因就藏在这张地图里：**投票的不是一个同质的"以色列人"，而是几个对国家、对土地、对上帝有着截然不同想象的群体，而人口的天平正不可逆地偏向其中最强硬的一边。**

地图画完了。下一章，我们顺着这张地图最烫手的那条边走出去——那个七十多年甩不掉的邻居问题。你会看到，一次以色列大选，是怎么直接决定了隔壁明天是战还是和。

第五章·甩不掉的那个问题

顺着上一章那张部落地图最烫手的边，我们走出国门——不，其实没走出，因为这条边就在以色列自己脚下。这一章讲那个七十多年甩不掉的问题：这块土地上，还住着另一群也把它当家的人。

这是全书的枢纽。前面讲的国内选制与族群，都在这里第一次"外溢"：一次大选选出的政府，几乎立刻就决定了隔壁明天是打仗还是停火。我们要讲清楚这根从选票到炮弹的传导线。

两群人，一块地

先把最基本的事实摆正。1948 年以色列建国，对犹太人是复国，对原本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却是流离失所——几十万人在战争中逃离或被逐出家园，他们称之为"大灾难"。这份对立，从第一天就埋下了。

真正定下今天格局的，是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在六天里击败周边阿拉伯国家，一举占领了三块关键土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以色列就处在一个尴尬位置：它控制着大片土地，上面住着几百万不是以色列公民、也不想当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军队管着、却不给公民权"的长期状态，就叫占领。

大白话

记住这两块地的区别，后面常用：

约旦河西岸——约三百万巴勒斯坦人住在这里，同时以色列在这里建了大量定居点，住着几十万以色列人，两群人犬牙交错。

加沙地带——约两百多万巴勒斯坦人挤在一条很小的沿海带上，2007 年起被强硬的哈马斯控制，以色列对它长期封锁。这里是反复爆发战争的火药桶。

三条路，每条都通向一个难题

这块土地的未来，摆在桌上的其实就三条路，每条都卡着一个过不去的坎。看懂这三条路，你就看懂了以色列每次大选到底在吵什么。

第一条：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的意思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并存，各过各的。这是国际社会几十年来官方推的方案。坎在于：定居点已经把西岸切得七零八落，要建国就得迁走大批定居者——而定居者和他们的政党（第三、四章那群人）正是能掀翻政府的关键少数。谁敢动，谁下台。

第二条：一国方案

那干脆合成一个国家、大家都做公民？这就撞上了以色列最深的恐惧——**人口**。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其实已经大致相当。

如果合成一个国家、人人平等投票，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可能就不再是"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了——而"犹太国家"正是以色列立国的根本。可如果合成一个国家、却只给一群人投票权，那它就不再是民主国家。

这就是以色列绕不过的死结，常被称作"人口定时炸弹"：**犹太的、民主的、占着整块地的——这三样，你最多只能同时要两样**。要哪两样，正是左右各派吵了几十年的核心。

第三条：就这么拖着

既然前两条都要付惨痛代价，很多以色列政府选了第三条——**维持现状**：不建巴勒斯坦国，也不正式吞并、不给公民权，就让占领一年一年拖下去，同时慢慢扩建定居点，把"维持现状"悄悄变成"事实上的永久占领"。这条路最省事，却让冲突像没拔的刺一样一直发炎。

关键：选票怎么变成炮弹

现在讲这一章的核心机制。以色列是民主国家，选民投出的政府，直接握着在这块土地上的方向盘。不同的大选结果，真的会让隔壁的生活截然不同：

- 选出一个**偏右、靠定居点政党撑着的政府**：定居点加速扩建、对巴勒斯坦人管控收紧、对加沙动武的门槛降低——摩擦升级，离战争更近。
- 选出一个**偏中间、愿意谈的政府**：冻结或放缓定居点、重开谈判、对加沙缓和——离停火更近。

这不是抽象推论。看两个真实的例子，它们把"内政决定战和"钉死了：

例一：一颗子弹打断了和平。1990 年代初，以色列总理拉宾顶着巨大压力，和巴勒斯坦方面签了《奥斯陆协议》，第一次搭起了走向两国方案的脚手架。可 1995 年，拉宾被一个反对和谈的**以色列本国极右翼青年**刺杀——不是被敌人，是被自己人。凶手要阻止的，正是那条"把土地换和平"的路。一次国内政治的暴力，就把一个可能的历史转折掐灭了。

例二：先撤、再封锁。2005 年，以色列从加沙单方面撤出了所有定居者和军队。随后哈马斯在那里坐大、夺权，以色列转为长期封锁。此后十几年，加沙反复爆发战争。你会发现，是撤是守、是谈是打，每一个大转弯背后，都站着一次国内的政治决定。

大白话

一句话抓住这一章：以色列的每一次大选，表面是选总理，实质是在那三条路（两国 / 一国 / 拖着）之间拨一次方向盘。而方向盘的另一头，连着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日子，连着整个中东会不会再燃一次。**这就是那根从选票直通炮弹的传导线。**

为什么这把邻居问题是全球的

到这里，枢纽的作用显出来了。巴勒斯坦问题不只是两群人的事，它是一根插在全世界神经上的刺：

- 它是周边"火圈"——伊朗、真主党、哈马斯——最好用的旗帜和最现成的导火索（第七章）。
- 它牵动着全球十几亿穆斯林的情感，每一次加沙的战火都会在从雅加达到伦敦的街头引发抗议。
- 它是美国在中东外交里最绕不开、也最被国内政治绑架的一块（第六章）。
- 而它的最敏感内核，是一座城市——下一章之后要单独讲的耶路撒冷。

所以，当以色列人把票投进箱子里，他们不只是在选自己的政府，也是在替整个地区、替全球的一根敏感神经，拨动那个"战还是和"的开关。接下来三章，我们就沿着这根神经，依次走进三个最大的放大器。第一个，是那个每年给以色列几十亿美元、却也被以色列政治反过来牵动的国家——美国。

第六章·放大器之一：美国

从这一章起，我们正式走进那几套把小麦克风接到全世界的外部音响。第一套，也是声音最大的一套，是美国。

先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美国离以色列近一万公里，人口三亿多，国力天差地别，为什么一个美国参议员会在意特拉维夫的计票结果？反过来，为什么以色列的总理候选人要在竞选广告里，放自己和美国总统握手的照片？这一章要讲清楚的，是这两者之间那条绕成一圈的线——它不是一方影响另一方，而是**互相影响、首尾相接的一个回路**。

先看那笔钱

最硬的连接是钱。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约**三十八亿美元**的援助，绝大部分是军事援助——这是依据 2016 年签的一份十年备忘录定下的额度。算下来，以色列是二战以来累计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但这笔钱有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它里面很大一部分，**规定了必须拿去买美国军火**。也就是说，这笔援助转一圈，相当大比例又流回了美国的军工企业。

大白话

这就破除了一个误解：美以关系不是单纯的"美国施舍、以色列领情"。它更像一笔互相嵌入的生意——美国出钱，钱又变成美国工厂的订单；以色列拿装备，也替美国在中东盯着一块战略要地。钱是回路的第一根导线，两头都接着自家利益，所以谁也不轻易拔。

为什么美国国内有这么大的"亲以色列"力量

钱背后是选票和组织。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的，其实是三股来源很不一样的力量拧在一起，理解它们，就理解了美国政客为什么绕不开这个议题。

第一股：院外游说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常被简称为 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它本身不直接管投票，但极其擅长动员：帮"对以色列友好"的候选人造势、给不友好的制造麻烦。久而久之，"在以色列问题上别惹事"成了两党政客心照不宣的默契。

第二股：数量惊人的福音派基督徒

这是最反直觉的一股，务必记住。在美国，支持以色列最庞大的群体**不是犹太人，而是福音派基督徒**。

原因是宗教信仰：很多福音派基督徒（美国人口里占比很大的一支保守新教徒）相信，犹太人重返并掌有这块应许之地，与《圣经》里的预言、与他们期待的基督再临有关。于是支持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是一桩信仰义务。这群人多达数千万，远远超过美国犹太人的数量——这意味着以色列议题在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与中东毫无血缘关系的本土票仓。

第三股：美国犹太社群（但立场在裂开）

美国约有七百万犹太人，长期是亲以色列的重要力量。但有个微妙的变化：他们大多偏自由派、投民主党，而以色列的政府越来越右（第四章的右移），两边的价值观开始拉开。今天不少美国犹太人，一边认同以色列，一边又反感它右翼政府的做法。**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支持它当下的政府，正在变成两件事。**

关键：回路是怎么接起来的

现在把这三股力量和那笔钱接成一个回路，这是本章的核心。

过去十几年，一个关键人物把这条线拧成了死结：内塔尼亚胡。他做了一件打破惯例的事——**把以色列从一个"两党都支持"的议题，变成了一个偏向美国共和党的议题。**

标志性的一幕发生在 2015 年：当时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正在和伊朗谈核协议，内塔尼亚胡应共和党人之邀、绕过白宫，直接跑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公开反对本国盟友总统的政策。这在外交上极其罕见——一个外国领导人，插进了美国的党争。此后他与共和党、尤其与特朗普越走越近：美国把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争议领土的主权，都发生在那几年。

于是回路闭合了：美国的党争会影响谁对以色列更"大方"，而以色列总理又反过来下场参与美国的党争；美国总统的背书能帮以色列总理赢得选举，以色列总理的站队又能帮美国某一方拉拢福音派选票。两国的选举，咬合成了同一套齿轮。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敢把和美国总统的合影印上竞选广告——对以色列选民，这是在说"看，我搞得定那个超级大国"；而对美国政客，以色列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自己在国内那个庞大亲以色列票仓面前好不好交代。

大白话

一句话记住美国这个放大器：它不是一根从华盛顿单向通往耶路撒冷的水管，而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回路**——钱、游说、福音派、犹太社群把两国的政治焊在一起，以至于以色列的一次大选，会在美国的国会山和竞选广告里激起回声；而美国的一次政党轮替，也会反过来改变以色列下一届政府能走多远。

回路也在松动

最后留一个会在后面发酵的伏笔。这个回路并非牢不可破。随着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右、美国年轻一代（包括年轻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问题越来越在意，美国国内"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出现裂缝。以色列议题从"两党一致"变成"党派分歧"，本身就是一种松动——它意味着美国下一次政党轮替，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改变美以这条回路的张力。

钱和盟友讲完了。但美国再大，也只是以色列的远方后台。真正能让一次组阁瞬间点着整个地区的，是以色列家门口那一圈随时可能起火的邻居。下一章，我们走进第二个放大器——火圈。

第七章·放大器之二：火圈

美国是以色列远方的后台。但真正能让一次组阁在几周内就点着半个中东的，是以色列家门口那一圈随时可能起火的邻居。这一章讲第二个放大器——火圈。

我们要讲清两件事：这圈火是怎么围起来的，以及——这才是本书关心的——**一次以色列大选的结果，为什么能决定这圈火是烧起来还是压下去，而无论哪样，全世界都会从油价和航运上感受到。**

一个不承认你存在的对手：伊朗

火圈的圆心，是伊朗。伊朗是中东的什叶派大国，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把"消灭以色列"写进了官方立场——它根本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两国相距上千公里，没有直接接壤，却是彼此眼里最大的威胁。以色列最怕的，是伊朗造出核武器；伊朗则把以色列视为美国插在这片地区的"前哨"。

但伊朗和以色列很少直接开火。它用的是另一种打法，这正是火圈的关键。

火圈：一圈代理人

伊朗的策略，是在以色列四周扶植一批听它调度、帮它出手的武装组织，形成一个把以色列围起来的包围圈。这些组织被统称为"抵抗轴心"（受伊朗支持、共同对抗以色列的一批武装力量）。主要几支是：

- **真主党**——在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是其中最强的一支，据估计手握超过十万枚火箭弹和导弹，能直接覆盖以色列全境。
- **哈马斯与杰哈德**——在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地带（第五章），是南边这个火药桶的引线。
- **胡塞武装**——在远处的也门，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却能发射远程导弹、还能袭扰红海上的过往商船。
- 此外还有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一些亲伊朗民兵。

为什么要用代理人、不自己上？因为这样伊朗可以隔着一层出手——既给以色列持续放血，又不必承担两个国家正面开战的后果。对以色列来说，这意味着它面对的不是一条国境线，而是一圈随时可能同时点火的引线。这就是"火圈"这个比喻的由来。

另一半：朋友也在重新洗牌

如果火圈是坏消息，那么这几年也有一条让人意外的好消息线，它和火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过去几十年，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拒绝承认以色列。但 2020 年出现了转折：阿联酋、巴林等几个阿拉伯国家先后和以色列建交、关系正常化，这一系列协议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它背后的逻辑很现实——这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一样把伊朗视为头号威胁，于是"敌人的敌人"慢慢坐到了一起。

更大的那块拼图是沙特阿拉伯。沙特是阿拉伯世界的分量级国家、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一旦沙特也和以色列建交，整个中东的格局将彻底改写。2023 年，这桩交易一度谈得很近——然后被那年秋天加沙的战火打断了（第十章）。

关键：一次大选，怎么拨动这圈火

现在接回主线。以色列每一次大选选出的政府，手里握着两个方向相反的方向盘，而它往哪边打，直接决定这圈火的温度：

- 一个**偏强硬的政府**可能：对加沙和黎巴嫩动武的门槛更低、更倾向对伊朗核设施动手、在约旦河西岸加码——这些都会给火圈递上火柴，让某条引线真的烧起来。
- 一个**更看重外交的政府**可能：优先推进和沙特的正常化、对加沙维持脆弱的停火——把赌注押在"用协议孤立伊朗"而不是"用战争对抗伊朗"。

注意这里的两难：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式的和解，通常需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点姿态；而以色列的极右联盟伙伴（第三、四章那些关键少数）恰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寸步不让。**于是以色列国内的组阁算术，直接决定了它在国外能走多远的和解之路。**内政的死结，又一次外溢成了地区的走向。

为什么全世界会从油价上感受到

讲到这，"小国的选票牵动全球"就有了最直观的证据——通过一样东西：能源和航运。

中东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动脉。每当这圈火升温，市场就会立刻紧张：

- 战争或袭击一旦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石油出海的咽喉）或红海航道，油价应声上涨——全世界的加油站、工厂、物流成本都会被抬高。
- 也门的胡塞武装袭扰红海商船，就曾逼得大量货轮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多走上万公里，推高全球运费、拉长供应链——而这，只是火圈里一支远方代理人的"副作用"。

所以当你在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大选、组阁谈判这些似乎很遥远的字眼时，别忘了：它的另一头，可能连着下个月你所在国家的油价、通胀和海运价格。这不是夸张，是中东能源地理的物理事实。

大白话

一句话记住火圈：以色列被一圈由伊朗操控的引线围着，同时又拉到了几个"敌人的敌人"做新朋友。一次大选选出的政府，决定它是去点火柴还是去签协议——而无论怎样，答案都会通过油价和航运，发到全世界每个人的账单上。

远方的后台（美国）、身边的火圈（这一章），两个放大器都讲完了。但还有一个最古老、也最容易被低估的放大器，它不接电网、不走油管，却能在一个下午点燃比炮弹更广的东西——信仰。下一章，耶路撒冷。

第八章·放大器之三：耶路撒冷

前两个放大器——美国的钱、火圈的武器——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章的放大器不一样：它不接电网、不走油管，是一样最古老、也最容易被理性的人低估的东西——**信仰**。它的开关，是一座城市里的一小块石头地。

一块地，三个信仰的中心

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块地方，像耶路撒冷这样，同时是三大宗教的心脏。

- 对**犹太教**：这里的圣殿山是古代两座犹太圣殿的旧址，是整个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圣殿早已被毁，只剩山下一段残墙——西墙（也叫哭墙），成了犹太人祈祷的最神圣之处。
- 对**伊斯兰教**：就在同一座山顶的平台上，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和金顶圆顶寺，穆斯林称这片圣地为“尊贵禁地”，是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地方，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
- 对**基督教**：不远处是圣墓教堂，相传是耶稣受难与复活之地。

大白话

请把这个画面刻在脑子里：犹太教最神圣的山，和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清真寺，**是上下叠在同一块平台上的**。一方脚下的圣殿旧址，正是另一方头顶的清真寺地基。全世界再找不出第二块这样“一地双圣、彼此重叠”的土地。它小得不过十几公顷，却是地球上争议最密集的一块石头地。

维持现状：一根随时会断的头发丝

这么烫手的地方，怎么维持着不炸？靠的是一套极其脆弱的默契，叫“维持现状”。

1967 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安排：以色列控制进出这座山的安全，但山上的宗教事务，仍交给一个约旦支持的伊斯兰宗教管理机构打理。有一条心照不宣的红线——**非穆斯林可以上山参观，但不在山上祈祷**。几十年来，正是这条细如发丝的规矩，勉强兜住了这块地的和平。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动作——一个以色列部长高调上山、放开犹太人在山上祈祷、改变进出规则——都可能被视为"破坏现状、动摇圣地"，从而在一个下午点燃整座城、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怒火。

一次参观，点燃五年的血：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不是理论。2000 年，以色列一位强硬派政治人物（后来当上总理的沙龙）带着大批警察，高调登上了圣殿山。对他的支持者，这是在宣示主权；对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这是对圣地的公然挑衅。

就这一次参观，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随后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持续了约五年，造成数千人死亡。一个人、一次登山，点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流血。

记住这个例子，因为它把本章最反直觉的道理钉死了：**在耶路撒冷，象征就是实弹**。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姿态，在这里能造成和真枪实弹一样的后果。

关键：大选怎么拨动这根头发丝

现在接回主线。耶路撒冷这根头发丝，恰恰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最敏感的那群人手里——第三、四章讲的民族宗教派、极右政党。对他们，宣示对圣殿山的犹太主权、推进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让犹太人能上山祈祷，是核心诉求，甚至是信仰义务。

于是那条熟悉的传导线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格外短、格外快：

1. 大选选出一个依赖极右宗教政党的联合政府（选制 + 右移的必然产物）；
2. 这些关键少数开的价里，就包括在耶路撒冷圣地上更进一步；
3. 于是出现部长高调上山、放松祈祷限制、扩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这类动作；
4. "维持现状"被触动，穆斯林世界群情激愤，暴力随之而来。

一次国内组阁的让步，几步之内就变成了一根点向全球信徒神经的火柴。而以色列官方立场始终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而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则坚持东耶路撒冷必须是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双方在这座城市上，几乎没有妥协空间——这也是为什么连美国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都能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第六章）。

为什么这是全球级的放大器

把账算一下就懂了。基督徒约二十四亿、穆斯林约十九亿、犹太人约一千五百万——这颗星球上**超过四十亿人**，与这座城市有着信仰上的牵连。耶路撒冷不属于任何单一民族的情感，它是全人类相当大一部分人共享的圣地。

所以，当以色列的一届政府在圣殿山上动一下，它拨动的不是九百多万以色列人的情绪，而是横跨印尼、巴基斯坦、埃及、欧美的、以十亿计的信徒的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是三个放大器里最古老、却可能传得最远的一个：**它不需要导线，信仰本身就是导线。**

大白话

一句话记住耶路撒冷：它是地球上争议最密集的一块石头地，靠一条"可参观、不祈祷"的细规矩勉强维持和平；而这条细规矩，恰恰攥在以色列国内最强硬的那群选民手里。一次大选让他们上台，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可能在全球四十亿信徒中引发连锁反应。

三个放大器——美国、火圈、耶路撒冷——至此讲完。你已经看清，一次以色列大选的声音是怎么从这三条线传向世界的。但还有两个特殊的放大器藏在系统里：一个是人，一个是机器。下一章，我们去看那个把整个国家反复劈成两半的人——他的名字，这本书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第九章·一个人的选举

前面八章，我们拆的都是系统——制度、族群、邻居、三条外部线路。但一个系统再精密，有时也会被一个人占据中心，让整台机器围着他转。以色列过去二十年，就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在前几章反复出现：内塔尼亚胡。

这一章要回答一个很具体、也很惊人的问题：**一个人的个人处境——尤其是他的法律麻烦——怎么会变成整个国家反复选举的引擎？**

先认识这个人

内塔尼亚胡（人称"比比"）是以色列右翼大党利库德集团的领袖，也是以色列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分几段算下来，累计执政超过十六年，早已超过了建国总理本-古里安。

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能打，得知道几件事。他出身安全精英：哥哥在 1976 年以色列著名的恩德培人质营救行动中阵亡，他本人曾在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服役——在一个把安全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这份履历是硬通货。他还在美国上过学、英语流利、极懂美国媒体——第六章里他能绕过白宫直接去美国国会演讲、能和美国政坛深度咬合，根子就在这里。他是公认的政治高手，对手又恨又服，私下叫他"魔术师"：一次次被唱衰、被宣告出局，又一次次变回牌桌中央。

关键的转折：一个受审的总理

2019 年，事情起了质变。以色列检方正式起诉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罪名包括受贿、欺诈与背信——简单说，指控他用职权为商界朋友谋利，换取对自己有利的媒体报道和贵重好处。2020 年，针对一位在任总理的刑事审判在以色列历史上头一回开庭。

这里务必说清楚、别搞错：这些是**指控**，案子至今仍在审理，**他本人坚决否认、称这是一场政治迫害，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定罪**。本章关心的不是他有没有罪——那是法庭的事；本章关心的是，**"一个在任总理同时是刑事被告"这个前所未有的处境，如何重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

为什么这把整个国家劈成了两半

一个受审的总理，让所有政治问题都塌缩成了同一个问题。第三章说过，2019年后以色列政坛被一道裂缝钉死，而这道裂缝，既不是左右、也不是宗教，就是四个字：**要不要他**。

为什么个人官司能有这么大能量？因为它把权力和自保缠在了一起：

- 对**支持他的人**：比比是最懂安全、最能在国际上替以色列撑场子的强人，官司是左派和检察系统联手要扳倒他的阴谋。
- 对**反对他的人**：一个被控贪腐的人赖在总理位子上本身就是问题，更危险的是——他可能会动用权力去削弱那些正在审他的机构（法院、检方），拿整个国家的制度给自己的官司铺路。

于是以色列的选举变了味。它不再主要是"选哪条路线"，而更像一场又一场围绕一个人的**公投**：挺比比的凑一个阵营，倒比比的凑另一个阵营，两边势均力敌，谁也够不着六十一席。第三章那个"四年五选"的死循环，最深的那根轴，就是这个人。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被简化成"支持还是反对某一个人"，它就失去了在政策上讨价还价、折中前进的能力——因为无论什么议题，最后都会被翻译成"这是在帮他还是在倒他"。一个人，成了整台机器的轴。

关键机制：个人自保怎么变成国家议程

这才是本章要害，也是它为什么配得上单独一章。当一个政治强人的**个人法律存亡**，和他的**执政权力**绑死在一起时，会发生一件危险的事：维护个人利益的动作，会被包装成国家议程推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他回到台上后强推的那场"司法改革"——核心是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让民选政府能压过法官。支持者说这是"把权力还给民意"；但在大批反对者眼里，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去削弱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怎么看都像是在给自己的官司拆掉护栏。这场风暴怎样把国家推到悬崖边、又怎样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撞在一起，是下一章的主题。

这里先把机制点出来：**这就是"一个人的放大器"——他把本属于个人的法律风险，通过手中的执政权，放大成了撼动整个国家制度的议程。**个人的生死存亡，借国家的方向盘发了力。

为什么这是全球级的放大器

一个人怎么会有全球影响？因为前面八章那套系统的每一根操纵杆，恰好都攥在这同一双手里：

- 他亲手把以色列议题拧向美国共和党，重塑了美以这个回路（第六章）；
- 他主导了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亚伯拉罕协议》，也主导着对伊朗和加沙的强硬（第七章）；
- 他依赖的极右宗教搭档，直接牵动着定居点和耶路撒冷（第五、八章）。

换句话说，当这个国家的政治围着一个人转，而这个人又同时握着通往美国、火圈、耶路撒冷的所有开关时，**他个人的政治存亡，就成了一个能牵动全球的变量。**世界盯着以色列大选，很多时候盯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这一次，比比是上还是下。

人讲完了。下一章，我们把前面所有的线索——选制、僵局、这个人、他的司法改革、极右搭档、还有家门口的火圈——全部收拢到一个真实的时间段里，看它们如何在 2022 到 2023 年叠加成一场放大的现场直播，直到那个谁也没料到的早晨。

第十章 · 实时的连锁反应

前面九章是把放大器一个一个拆开看。这一章不一样：我们把所有零件重新装回去，通上电，看它们在一段真实的时间里——2022 年底到 2023 年底——如何连锁反应，直到那个谁也没料到的早晨。这是一场放大的现场直播。

第一步：一次大选，造出史上最右的政府

2022 年 11 月，以色列举行了那场"四年五选"里的第五次大选。这一次，裂缝终于向一边倒了一点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拿下六十四席，勉强过了六十一的线。他回来了。

但代价，正是前面几章讲的机制的集中兑现。为了拼够这六十四席，内塔尼亚胡把两类关键少数全都请进了政府核心——极端正统派政党，和立场最硬的极右民族宗教政党。其中两位极右领袖，一个拿到了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部长，一个拿到了财政部长、还握上了管理约旦河西岸事务的大权。

大白话

于是一个标签被贴了上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的政府**。请注意这不是修辞，而是前九章机制的必然产物——比例代表制让没人能过半（二章），僵局把开关交给关键少数（三章），人口右移让关键少数越来越硬（四章），于是能拼出过半的，只剩这样一个组合。一次大选的算术，结出了这样一届内阁。

第二步：司法改革，把国家劈成街头两半

新政府上台没几周，2023 年初，就抛出了那场席卷全国的司法改革。核心是大幅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让民选的议会多数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并掌控法官的任命。

支持者（政府一方）说：法院多年来管得太宽、凌驾于民意之上，这是"把权力还给人民"。反对者（大半个以色列社会）则看到两重危险：其一，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是一院制议会，最高法院几乎是唯一能制衡执政多数的闸门，拆了它，多数就可以为所欲为；其二，别忘了第九章——这是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领着的政府，去拆审他的那套系统的护栏。

结果是以色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连续几十周，每个周末都有成千上万、累计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更震动的是：大批后备役军人、飞行员公开表示拒绝继续服役，科技精英警告资本会出逃，货币（谢克尔）下跌。一个以“全民皆兵、同舟共济”自我认同的社会，第一次露出了可能裂开的裂缝。2023 年 7 月，改革的第一部法律还是在议会强行通过了，对抗达到顶点。

到 2023 年夏末，以色列社会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内部信任，都被这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拉锯耗尽了。整个国家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眼睛死死盯着内部。

第三步：十月七日，弦断了

2023 年 10 月 7 日清晨，加沙的哈马斯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越过边界冲进以色列南部的村庄和一场音乐节。这一天，约一千二百人在以色列境内被杀，大多是平民，另有约两百五十人被掳为人质。

这是自二战大屠杀以来，犹太人在单日里死伤最惨重的一天。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发起了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战争，加沙一方的死亡人数以万计，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整个地区——第七章那圈火——被瞬间点着：真主党在北线开火，也门的胡塞袭扰红海，世界重新屏住了呼吸。

关键：把这三步连起来看

现在是本章、也是全书最该停下来品味的地方。请看这条线：

1. 一次**大选**（2022.11）→ 选出史上最右的联合政府；
2. 这个政府为满足关键少数、推进**司法改革**（2023 上半年）→ 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和信任耗在内斗上；
3. 就在这个国家内部最分裂、最分心的时刻，**十月七日**的突袭发生 → 引爆一场重塑地区的战争。

这三步之间的因果，要讲得有分寸。**没有人能断言“司法改革直接导致了十月七日”**——那场突袭是哈马斯的蓄意进攻，根源复杂。但有一点是许多以色列人自己在事后痛苦追问的：当一个国家把整整大半年的精力，都投入到一场由选举结果触发的内部撕裂里，它对外部威胁

的警觉、它内部的凝聚，是不是被严重透支了？这不是定论，是一个国家在废墟上对自己的诘问。

大白话

无论那个追问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也正是全书要演示的：**这一整串剧烈的连锁反应——最右政府、司法风暴、社会撕裂、再到战争与地区震荡——它的起点，是一次普通的议会大选。**选票投进箱子的那一刻，没人能预见终点；但那张选票，确实是这根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这就是"放大"本身

第一章我们打了个比方：以色列大选是接在巨型音响上的小麦克风。这一章，你看到了这套音响**真实地响了一次**的全过程：一次九百多万人参与的投票，经过选制、僵持的政治、一个人的处境、极右搭档的诉求层层传导，最后变成了全球头条、油价波动、十几亿人情绪起伏、以及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

从选票到炮弹，从组阁谈判到红海的货轮改道——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前九章都单独拆给你看过了。这一章只是让你看它们一次性、不加剪辑地连动起来。

现在，三个外部放大器、一个人的放大器都演示完了。还剩最后一个最安静、却渗透进全球每个人口袋和手机里的放大器——科技与资本。下一章，我们去看"创业之国"这一面，以及为什么一场司法争议能惊动远在硅谷和华尔街的人。

第十一章·安静的放大器

前面几个放大器都很"响"：军援、战争、圣地，都是新闻头条的料。这一章的放大器恰恰相反——它很安静，安静到你每天都在用它却毫无察觉。它藏在你的手机芯片里、你手机的安全漏洞里、你买的基金的涨跌里。它是科技与资本。

这一章要讲两件事：以色列这个小国为什么是全球科技与军工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及——这才是本书的主线——为什么一场纯粹的国内政治争吵（比如第十章的司法改革），能让远在硅谷和华尔街的人也跟着紧张。

创业之国：小国的大反差

以色列有个流传很广的外号，"创业之国"。意思是：这么个不到一千万人的小国，却长出了与体量极不相称的庞大科技产业。按人均算，它的初创公司密度、风险投资额，常年排在世界最前列；科技是它经济和出口的顶梁柱。

更要紧的是，**它不是一座孤岛，而是深深嵌进了全球科技的主干里**。英特尔、谷歌、微软、苹果这些巨头，都在以色列设了关键的研发中心；你电脑里的某些芯片、手机里的某些功能、车上的某些辅助驾驶技术，最初的研发可能就发生在特拉维夫郊外。换句话说，以色列科技不在远方，它在你口袋里。

一支部队，一条人才流水线

这些技术实力从哪来？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源头：军队。以色列全民皆兵，而其中一支专搞信号情报、网络技术的精英部队（代号8200 部队）堪称全球顶尖的网络人才训练营。年轻人在里面练就一身破解、加密、数据分析的本事，退伍后大批投身创业——军队无意间成了科技创业的人才流水线。

这条军民之间的旋转门，也催生了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项出口。

卖到全世界的"网络武器"

以色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火和网络技术出口国。有形的一面，是铁穹——一套能在空中拦截来袭火箭弹的防御系统，和美国联合研发，如今是以色列的招牌。

无形、也更惊人的一面，是网络监控技术。以色列一家公司开发的间谍软件（代号 飞马，Pegasus），能悄无声息地侵入一部智能手机，读取里面的信息、通话、位置，几乎无孔不入。这种软件被卖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后来被曝出曾被用来监控记者、异见人士甚至他国官员，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大白话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个被战争和安全焦虑包围的小国，把"如何在敌意环境里生存"磨砺成了顶尖的技术能力——然后把这种能力卖向全世界。**以色列的安全困境，经由出口，变成了全球数十个国家手里的工具。**它的国内政治选择（卖给谁、管多严），因此也有了全球的分量。

关键：一场国内争吵，怎么惊动华尔街

现在接回主线，这是本章的核心机制。前面说过，科技和外资是以色列经济的顶梁柱。而资本有一个铁律：**它最怕的不是坏消息，而是不确定**。资本要的是可预测——稳定的法律、独立的法院、说话算数的合同。

这就解释了第十章里一个容易被当成背景板的细节。2023 年那场司法改革风暴，表面上是以色列人关起门来吵"法院该不该这么大权力"，但全球资本立刻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如果独立的法院被削弱，那么以色列的法律还可不可预测？我投进去的钱、签下的合同，还有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保护？**

于是连锁反应很快出现：以色列本土的科技领袖公开警告、有人开始把资金转去海外，货币谢克尔走弱，国际评级机构也发出警示。一场看似纯粹"内政"的宪制争吵，就这样通过资本的神经，传导成了全球投资人的真金白银的担忧。

这正是"安静的放大器"的运作方式：它不像炮火那样轰鸣，而是用资金的流向、货币的涨跌、评级的升降，默默地把以色列的一次国内政治选择，翻译成全球市场能读懂、也会反应的信号。

为什么这个放大器最贴近普通人

收尾，把它和前几个放大器放在一起比一比。美国的军援、火圈的战争、耶路撒冷的圣地，对地球另一端一个普通人来说，多少还有点遥远。但这个安静的放大器不一样：

- 你手机里的某项技术、某个安全补丁，可能和以色列的科技产业有关；
- 你的手机会不会被某种"网络武器"盯上，部分取决于以色列如何管理它的技术出口；
- 你持有的全球股票基金里，很可能就有在以色列设厂、设研发中心的巨头——以色列政局一抖，它们的股价和投资计划也会跟着抖。

所以，以色列大选的影响，最终不只停留在外交和战争的宏大叙事里，它还会悄悄渗进全球资本市场和每个人的数字生活。这是最不像"影响"的影响，却可能是离你最近的一个。

到这里，所有放大器——制度的、人口的、邻居的、美国的、火圈的、耶路撒冷的、一个人的、以及这安静的资本与科技的——全都拆开、也都演示过了。最后一章，我们把它们重新拼成一张完整的图，正面回答那个贯穿全书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以色列？以及，如果不是这样，世界会不会不同。

第十二章 · 把放大器拆开

我们从一只小麦克风出发，一路把它背后的音响一件件拆开。现在是时候把所有零件重新摆在桌上，正面回答那个贯穿全书的问题了：

为什么一个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小国，一次内部选举，能同时拨动宗教、大国同盟、地区战争与全球经济这么多根弦？

把放大器拆开摆齐

答案不是某一个原因，而是一整套恰好叠在一起的线路。让我们按从里到外的顺序，把这本书拆过的零件列成一张清单——这就是那套"音响"的完整接线图：

1. **一台制造僵局的选举机器**（二、三章）：纯比例代表制让没有任何政党能单独过半，执政必须拼联合政府，于是权力被塞进最小的几只手——那些刚好卡在过半线上的关键少数。
2. **一张切碎的部落地图**（四章）：世俗、宗教、各族群平行而立，没人能占一半；而人口的天平不可逆地偏向最强硬的一边，让关键少数越来越硬。
3. **一个甩不掉的邻居问题**（五章）：脚下这块地还住着另一群人，"犹太的、民主的、占着整块地"三样只能要两样，于是每次大选都在拨动"战还是和"的方向盘。
4. **三条通向世界的外接线路**：美国这个首尾相接的政治回路（六章）、伊朗操控的地区火圈（七章）、三大宗教共享的耶路撒冷（八章）。
5. **一个人**（九章）：当这个国家的政治围着一个人的存亡转，而这个人又同时握着上面所有开关时，他本身就成了一个放大器。
6. **一台安静的资本与科技放大器**（十一章）：把以色列的政治选择，默默翻译成全球市场和每个人数字生活里的信号。

第十章让你看过这套线路一次性连动的样子：一次大选，经由这些环节层层传导，最终变成全球头条、油价波动、十几亿人的情绪和无数家庭的悲欢。

所以，答案是这一句

把清单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全书的答案：

大白话

以色列大选的影响力，从来 not 来自这个国家有多大，而来自它恰好同时被接在太多套全球系统上。它是一个罕见的交汇点：世界上最纯的选举制度之一、一个悬了七十多年的领土与民族死结、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超级大国最深的一段同盟、一整圈随时可能燃烧的地缘火线，外加全球科技与资本的一个节点——这一切，恰好叠在同一小块土地上，由同一张选票一次性拨动。

换句话说，以色列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节点**。世界上比它大、比它富、比它强的国家多得是，但很少有哪个国家，把这么多根全球神经，这么密集地捆在一次九百多万人的投票上。它的选票之所以响彻全球，不是因为音量大，而是因为接的喇叭多。

一个检验：如果不是这样会怎样

理工科的人验证一个机制，最爱问的一句是："如果把某个零件换掉，结果会不会不同？"——这叫反事实。我们用它来检验上面的答案，顺便看清：这套放大，**不是命中注定，而是这套特定接线的产物**。拆掉任何一根线，声音都会小一截。

如果选举制度换一换？

假如以色列改用划选区、高门槛的制度（像英美那样），小党会大量消失，大党更容易拿到稳定多数。那么"关键少数绑架政府"的现象会大大减轻，政策不会被几席的极端小党牵着走，四年五选式的僵局也不至于反复发生。**仅仅换一套选制，就能把最里层那个放大器调小**。——当然，代价是很多小群体会失去议会里的声音，这正是当初选择比例代表制的初衷。没有免费的制度。

如果邻居问题解决了？

假如巴勒斯坦问题真的有了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会发生连锁的"反放大"：地区火圈失去了最好用的旗帜和导火索，耶路撒冷不再是零和的争夺，美国在中东也不必再被这个议题反复

绑架。**一个死结松开，好几个放大器会同时降噪。**这也从反面说明，为什么第五章说它是全书的枢纽——它是最多根线路的共同源头。

如果没有那段超级大国同盟、那座三教圣城？

假如以色列只是地中海东岸一个普通小国，没有和美国那段深到相互咬合的同盟，也没有一座牵动四十亿信徒的圣城——那么它的大选，大概就和世界上其他小国的选举一样，顶多是区域新闻。**正是"美国"和"耶路撒冷"这两根特别粗的线，把它的音量放大了好几个数量级。**

反事实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假设能不能成真——大多不能——而在于它让你看清：每一分全球影响力，都对应着一根具体的、可以指认的线。影响不是玄学，是接线。

给你一副新眼镜

这本书从头到尾只想干一件事：不是告诉你"这次谁赢了"——那是新闻，过几个月就旧了——而是给你一副能看懂任何一次以色列大选的眼镜。

往后，当你再刷到一条关于以色列大选、组阁谈判、某个强硬部长上台的新闻时，不妨试着在心里过一遍这套接线图：

- 这次是哪几个**关键少数**握着开关？他们的价码指向定居点、宗教，还是耶路撒冷？
- 这会把**邻居问题**的方向盘往"战"还是"和"打？
- 它会怎样牵动**美国**那个回路、点或压**火圈**那圈火、碰或不碰**圣城**那根头发丝？
- 全球的**资本**会从中读出稳定还是不确定？

把这几根线在脑子里连一遍，你大致就能预判：这一声咳嗽，会从哪几个喇叭里传出去，传多远。这，就是理解一件事和只是知道一条新闻的区别。

大白话

最后，回到第一章那个画面作结：以色列大选是一只很小的麦克风，接在一套过于庞大、而且彼此串台的音响上。这本书做的，只是把音响后面那一团看似杂乱的电线，一根一根理清楚、贴上标签。理清之后你会发现，所谓"小国牵动世界"，既不神秘、也不偶然——它只是一套接线异常密集的系统，在如实地、物理地，把一次本地的投票，传遍整个世界。

种子到这里长成了一棵树。愿你合上书时，手里多的不是一堆政党名字和日期，而是那副能看懂下一次以色列大选的眼镜。

九百万人的选票